



## 宁夏的菜

◆李世江(宁夏固原)

菜棚如温暖的房子  
穴盘点满粒粒菜籽  
点上籽  
就点上了菜农  
笑咪咪沉甸甸的希望

菜籽如婴儿一般  
在母体内孕育  
一朝分娩,急忙忙奔向  
哺育成长的土地

蓬勃生长的蔬菜  
是菜农勤劳的双手  
在一溜溜的黄土地上  
编织出的绿地毯

宁夏冷凉蔬菜  
脆生生,水灵灵  
身姿优雅,容貌娇美  
坐上大卡车  
或火车,或飞机  
挥挥手,再挥手  
告别养育它的大地母亲  
以及辛劳流汗的人们  
去远方

## 人生

◆杨正伟(宁夏银川)

不是所有的故事  
都有结局  
不是所有的尘缘  
都有归宿  
生命原本是一段  
无法预测的跋涉  
最重要的是  
能踩出自己的足迹

## 春日有感

(外一则)

◆王欣欣(宁夏银川)

心上繁华梦里醒,醒来啼鸟催春耕。  
多少人家下田去,全凭两手与春争。

## 玉兰花

闲庭一树满春光,姑射琼姿淡淡妆。  
多情不向千红动,唯喜枝头玉雪香。

本版制图:朱佳妮(AI辅助生成)



## 燎疖的火光

杨富川(宁夏贺兰)

父母离开我,已经好几年了。每逢正月二十三,心里那堆火,总会悄悄燃起来。

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三个姐姐、两个哥哥,从小把我捧在手心里疼。燎疖节这天傍晚,姐姐们早早给我换上新衣,哥哥们去堆麦柴、捡干枝,我就站在门槛上,盼着天黑,盼着火起。

门前的麦柴堆得像座小山,火一点着,半边村子都亮了。哥哥一把抱起我,从火的这边跃到那边,火苗热烘烘地舔着鞋底,却也不会烧着。我吓得闭紧眼睛,耳边全是亲人的笑闹:“燎去病痛喽!燎去晦气喽!”

火最旺时,哥哥往里面撒一把青盐,“刺啦”一声,火苗猛地蹿高,泛着蓝莹莹的光。再放一挂鞭炮,噼里啪啦,把节日的热闹推到顶点。最后是扬花,哥哥铲起一锨火子向上一扬,千万颗火星飞向夜空,像一场金色的雨。

“麦子花——玉米花——稻子花——”我喊得最响,仿佛那些庄稼,真能从火星里长出来。

踏火子时,大家排成一排,在红艳艳的煤炭上踩来踩去,齐声喊:“踏蚂蚁——赶害虫——”脚底发热发痒,心里却畅快踏实。那时候我还不懂丰收,只知道玩,只知道笑。

后来我一直住在本村,作为一名老党

员、村里的致富带头人,这些年始终热心公益,能为乡亲们多跑几步、多搭把手,心里就踏实。可日子越来越好,燎疖节反倒渐渐淡了。没了父母,没了自家那堆火,燎疖节还能剩下什么?

可我没料到,这几年燎疖节反倒更热闹了。县里重视,镇上支持,村里积极张罗,村两委不知默默准备了多久,我们这些党员、致富带头人也主动出力,要把这团火重新点起来——不是一家一户的小火,而是全村人聚在一起的大火。

今年正月二十三,我和乡亲们一起忙前忙后筹办燎疖节,镇领导也亲自来到现场,和大家一起过节,格外热闹。

天还没黑透,村头广场上已经摆开二十几张圆桌,老老少少围坐在一起。大锅支在中间,柴火烧得正旺,羊肉萝卜的香气飘得满村都是。我刚站定,就被三婶拽到桌边,一碗热饭已经递到手里。隔壁李大爷端着搪瓷缸子笑着说:“今年节过得这么红火,多亏镇里支持、村两委操心,还有你们党员带头,这火不能断!”

我看着四周熟悉的面孔,鼻子一酸。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伯婶娘,那些一起疯跑的伙伴,如今都添了白发,可他们还在,还守在这堆

火边上。

舞台上,本村文艺爱好者轮番上阵,秧歌队扭得欢畅,红绸子甩得呼呼作响。舞台下,猜灯谜的人围了一圈,孩子们举着糖葫芦跑来跑去,热闹的场景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小时候。

天彻底黑下来时,篝火点起来了。一个个草把子排成几行,火一烧,半边天都红了。老支书站在前头,声音洪亮:“来啊,点火——”我和村两委、党员同志们一起维持秩序、照着老人孩子,忙得脚不沾地,心里却格外热乎。

跳火的人排好队,依次从火上跨过。有老人,有小孩,也有抱着娃娃的年轻夫妇。八十岁的赵家奶奶,由孙子扶着,颤颤巍巍地跨过火堆,笑容在火光里格外温暖。

我忽然想起父母,若他们还在,看到如今这般红火,该多高兴。人不在,可火没有灭。

人群中,三哥的孙女被父亲抱着,从火上跳过去,惊恐地闭着眼,却兴奋地喊:“燎去病痛喽!燎去晦气喽!”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了儿时的自己。

有人扬起火子,千万点火星飞向夜空。“麦子花——玉米花——稻子花——”喊声比从前更响亮,老老少少挤在一起,仰着头,望着那片金色的雨。

踏火子的时候,火炭依旧通红,踩上去依

旧温热发痒。一群孩子蹦蹦跳跳,喊着熟悉的口号,大人们在旁笑着、拍着照。

我忽然想明白了:这火确实变了。从各家门口烧到村头广场,从麦柴换成草把子,从一家人跳变成全村人一起。可它还是那堆火——人们对好日子的盼头没变,对团圆的渴望没变,对祖宗传下来的念想没变。

形式会变,但火不会灭。只要还有人记得正月二十三要点一堆火,只要还有孩子被抱起来从火上跨过,只要我们村里人、老党员、村两委还愿意守着这团火、护着这团火,这火就永远在。

散场后,人群渐渐散去,我站在广场边上,望着最后一缕青烟升起。三婶追上来,把一个热腾腾的白馍馍塞到我手里:“你爸妈要是还在,不知道多高兴。有镇里支持、村两委操心,还有你们这些带头人,咱们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旺。”

我攥着热乎乎馍馍,望着广场上燃尽的火堆。老支书带着村两委的人还在收拾,说话声带着笑容。

馍馍一直热着。我不知道是攥得太紧,还是那堆火的温度。我只知道,明年正月二十三,我还会在这里。

那火,还等着我呢!

## 人 | 间 | 有 | 情

## 心相近 便有光

张萍(宁夏石嘴山)

扶着你的轮椅,你慢慢开,送我一程,好不好?”“行,您扶好,我慢慢走。”

话音刚落,意外发生了——轮椅前轮猛地翘了起来!我心头一惊,冲她喊道:“您别压!推着、扶着就行,千万别压啊!”然而,我越是喊,她的身子后仰得越厉害,劲还挺大。刹那间,我感觉连人带轮椅都要向后翻倒。

朋友赶紧冲过来:“您松开手,劲太大了,轮椅要翻了!”老太太这才缓缓松开扶手。我长舒一口气,对朋友说:“你慢慢扶着走,要是累了就让她扶着墙歇歇,咱们送她回家吧。”

我轻声试探问:“奶奶,您家在哪儿?怎么一个人出来呢?”她告诉我她腿受伤了,走不了路,家就在前面,还有一个劲要我们送到门口。

我安慰她:“您别担心,咱们慢慢来,有我们陪着您呢。”

朋友在前面搀着她,我在后面缓缓跟着。这时,我瞧见她的裤子已经湿透——老人家尿了裤子,却一声不吭,只是艰难地挪着步子。

终于送到家门口,她却说家里没人,孩子都上班去了,让我们先回去,她就在门口坐着。我们不放心地离开,一步三回头。

回家的路上,春风拂过面庞,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。一个连自己行走都困难的人,竟把坐轮椅的我当作她的依靠;一个失禁却竭力维护尊严的老人,在无助时选择相信陌生人。而我,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,也成为了别人的“拐杖”。

这不禁让我想起那个曾困扰众人许久的问题:扶还是不扶,帮还是不帮?今天,答案就写在这一路蹒跚的脚印中——善良从来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,而是本能地伸出手。

轮椅的轱辘碾过春日的街道,也碾碎了我心中的疑虑。原来,帮助他人不需要健全的双腿,只需要一颗愿意靠近的心。当两个需要帮助的人彼此支撑,当陌生人之间放下戒备,这世界便有了温度。

遗憾的是,我好想扶她进屋,帮她换下湿裤子,帮她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,可因为身体,这些都帮不了她。我多么希望这个社会上的好人多些,再多些。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一把是一把,让人间充满爱。

## 智慧的郑木匠

郑济清(宁夏银川)



显高出地埂外。次年,再继续淤灌,加厚土层。同时,从渠堤上、荒地拔来甘草秧和苦豆子,撒向积水中,经过发酵,形成有机质。如是两年,一块近2亩的新田造成了,郑木匠眉开眼笑。

新开的地,土质松散,肥力很差。腊月里,郑木匠将驴圈肥和厕所肥运到地里,一堆堆布满田间。正月末,用木锨把堆肥撒开。二月初,套上毛驴,拉一张浅犁一遍,使肥料掺入土中。第一年耕种,试种黄豆,积聚地力,以后才种小麦。秋天,豆子收了,有二百多斤,大人娃娃都很开心。

后来的几年里,郑木匠又开垦了三块荒地,加起来有5亩多地了。

年少时,郑木匠一边务农,一边拜师学艺——做木工。他这个木工,主要是打造木质大车,兼做别的木工活。到二十几岁时,已能独立揽活。宁夏城西部,从平罗到青铜峡,都有他的足迹,农户都赞扬他造车的技艺。

农耕时代的木轮大车,按性能可分为货车、客车和战车,按动力可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。客车,宁夏人叫轿车子,就是车底盘上盖个木质车棚,装饰一下,在城乡载运客人。货车是最重要的运输车辆,由轂、辘、轴、轮等几大部分组成。

轂是车的骨架,其上附着车厢,其下镶嵌车轴,联通车轮。车轂为两根圆头方身的长木,前部由牛或马驾起,后部支撑车厢。

轮是车的核心,直径四五尺,由轂、辘、辘构成。轂由一截长2尺、直径1.5尺的硬木(一般为榆木)做成,纵向开3寸圆孔,内镶铁键,车轴从中穿过。轂外中部横向开12~20个长方形半孔,用以插木制辐条。轂两端用铁圈箍锁,以防开裂变形。车辘为扇形,长约1.5尺,宽约5寸,厚2寸多,两头开卯,下部开2个长方形半孔。辘的制作极为复杂精细,先把木料烤成一定曲度,再“焯以为轮”,加工成扇形。6~10块辘拼接成环形,以12~20根车辐与轂连接成轮。辘的拼接处用铁钉钉牢,外侧可覆以铁瓦。两轮插于车轴,以铁轂打入轴孔,以固定车轮不致滑出。有的车轂、辐、辘以铁钉纹饰,美观豪华。

郑木匠打制的车轮,成形后放入水池中,根据其沉浮情况,观看各部位是否均匀平衡,再进行调节,以致完全稳定。

车轴木制,置于车下身下,由铁件或木件固定。车轴两端镶嵌铸铁车键,插入轮毂中,轮毂中亦有键。车辆运行时,在轮毂和车轴间注入油脂润滑。

打造木车,郑木匠就地取材,物尽其用。车轂多用榆木,坚固厚重;车辘用榆木或沙枣木,坚韧圆润;车轴用枣木,弹性良好;车轂用槐木,纹理顺直;车厢用柳木,经济实惠。所用木材,既要满足车辆坚固耐用,又要根据车主要条件,合理安排。

郑木匠造的大车,整体美观,构件厚重,行

走平稳,坚固耐用,深受农户喜爱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,银川平原还有他打造的车在使用。

上世纪40年代前,农业生产落后,一年到头,只有几户订制木车。闲暇之时,郑木匠学习木雕花和石匠技艺,自制的翘头案、八仙桌、隔窗等器物上,都有他雕刻的云纹、草纹、花纹,形象生动,色彩娇艳。家里,木匠用的斧头、刨子、锯子、凿子、铰、钻、尺子、墨斗刻刀等,应有尽有。石匠用的锤子、锯子、剁斧等,亦都有储备。冬天活计少时,拿起剁斧打磨、锻碾子,还无偿帮助邻居。

郑木匠心灵手巧,自己设计制作许多物件。家里一杆大秤,秤杆有4尺长、2寸粗,砣是边长近1尺的石块,称重500斤。草园子的栅栏门,装木质门锁,与木门木料相同,纹理一致,看不出特别之处,但却暗设机关,不用那把一尺长的齿状钥匙,根本无法开通。原来,锁芯有几个木质“舌片”,大钥匙插入锁孔上抬,“舌片”弹起,锁芯抽出,门锁便打开。这块木锁若在,大底可摆上博物馆的展台。

草园子中,木匠于上世纪20年代亲植一棵葡萄树,架阴有60平方米,果实甘甜,家中几代人享用。

一架扬琴、一把二胡、一管竹笛,也都是郑木匠的心爱之物。闲时,打扬琴,拉二胡,吹笛子,老木匠乐在其中。

去岁蛇年,郑木匠离世80周年,孙辈们永志不忘。